

進鬻子表

顏一

臣行廷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茫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幸與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緝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激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教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蓋能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巨家傳儒業積習忠良親明主本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與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

鬻子表序

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先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教之瑞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噤時雨咸消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 逢行 呈上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遺秦暴亂書記畧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教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再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懔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敷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

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駭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畧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鶩子卷上

華州鄭縣尉連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史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妄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以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遠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感由於道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

而不能必見受

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庸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

能必忠

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諂也而不能必入

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投水何齟齬哉而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道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

能必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合於道庸主惑於衆邪豈信